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二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第五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排版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8 3/8 印張·131,000字

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8,000 定價：(7) 0.90元

統一書號：11018·576 63.6.京型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歷史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讀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新桂系的崛起	黄绍竑(1)
胡宗鐸、陶鈞在桂系中的起落	卢蔚乾(64)
李明瑞倒桂投蒋和倒蒋失败的经过	张文鸿(74)
1928年我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	何千里(83)
楊常事件的前因后果	高纪毅(91)
代表张学良赴日联络日本政友本党	
总裁床次竹二郎的经过	胡 俊(101)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当局对于日本要求	
修筑敦图路问题的交涉经过	罗靖寰(107)
张学良奔丧见闻	崔成义(121)
回忆編遣會議	周 玘(123)
中原大战前的馮玉祥	凌勉之(134)
韓复榘叛馮投蒋紀略	孙桐荃(141)
吉鴻昌与二十二路軍	彭国楨 张潤三(151)
二十五路軍受蒋介石收編和被消灭的经过	梁冠英(172)
孙連仲投蒋后的二十六路軍	郑錫安 何章海(180)
馮玉祥招收門徒的活动	高兴亚(194)
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	唐邦植(198)
反复无常的石友三	黄广源(210)

秦德純的一生 秦寄云 赵鐘璞(231)

质疑·补充·訂正

对《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一文的訂正 曹福謙(246)

关于刘湘和蔣介石的勾結与三·三一

惨案的补充訂正 黃伯易(249)

关于招商局借款貪污案的补正 周述文(253)

关于张葦村案 譚小岑(256)

正誤表 (260)

新桂系的崛起

黃 紹 竑

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我和李宗仁、白崇禧三人充当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主要帮凶。后来宁汉分裂，李宗仁、白崇禧复勾结西山会议派把持南京特别委员会，我则得到李济深的掩护，把势力伸张到广东，把持两广。从此以后，我们这几个广西佬遂继承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陈炯昆等旧桂系的传统，成为新桂系。

新桂系是在旧桂系统治之下，由于旧桂系的崩溃而渐露头角，中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才冒出头来的。外间所知道的多半是新桂系形成后的事，本文所写的是新桂系形成前的事。这些历史资料虽然很多是属于广西一省范围的，或者是属于两广局部范围的，叙述未免琐细，但对于研究新桂系的历史，却是有必要的。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李济深并不是新桂系。就表面看，他是桂系的主要人物，因而首先受到汪精卫等的反对，继而被蒋介石所囚禁。但是就桂系内部来说，李济深只是新桂系的扶植者，是新桂系的恩人和朋友，但不是新桂系。

作者是新桂系的首要头目之一，本文所叙述的资料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其中某些具体時間曾参考《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但内容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事情是由于大事记的启发而回忆出来的。

一 广西陆军学生与旧桂系的矛盾

1916年，旧桂系借着护国的名义占领了广东，陆荣廷做了两广巡閱使，陈炳昆做了广东督軍，譚浩明做了广西督軍。他們多数是清末被招安的游勇，充当前清巡防营軍官出身的。他們用人，首先是問曾否当过游勇，第二是看曾否当过防营軍官。他們对于陆军学生是很歧視、很不信任的。

广西陆军学堂中成立最早的，是前清广西兵备道庄思緘創办的南宁讲武堂，蔡锷曾任过堂长。讲武堂招收巡防营的一小部分軍官，加以短期的新軍訓練，为改造旧軍作准备，但办理時間很短，人数不多。据說陈炳昆曾入过讲武堂，因此讲武堂与旧桂系稍有渊源。

前清末年，清廷筹建新軍，计划在广西成立一鎮(即师)、一混成协(即混成旅)，并先成立混成协以培养下級干部，因此就在1909年創辦广西陆军混成协干部学堂(簡称干部学堂)，蔡锷首任总办。由于蔡系湖南人，招收的学生百分之九十是湖南籍，因而引起广西一些人的不滿，发生倒蔡学潮，几乎弄得全省学堂罢課，商人罢市。蔡亦因此而离开广西。干部学堂前后办了两班，共百余人，絕大部分充当混成协下級干部。辛亥革命时，混成协北伐，留在广西的干部学生很少。

广西陆军小学堂于1906年开办，辛亥革命时第一、第二两期已毕业，升入武昌陆军中学；第三、第四两期尚未毕业。这些未毕业的陆小学生，一部分参加广西北伐学生軍敢死队北伐去了，后来同各省学生軍一起成为保定軍官第三期。留在广西的大部分陆小学生則改为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并加招一部分普通中学生)，于1915年

毕业。同时有极少数的日本士官学生或陆军大学生回到广西。

1915年冬,保定军官学校第一、第二、第三各期先后毕业,那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素不信任保定军官学生,直接留用的很少,绝大多数都发回原籍候差,其实是要学生自寻出路。有些桂籍学生如廖磊、李品仙、叶琪、程继州等往湖南投赵恒惕,因湖南尚欢迎保定毕业生。有些有人事关系的则自寻出路,其余都聚在南宁候差。

1916年,旧桂系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以广西唯一的日本士官学生马晓军为营长,罗经为副营长(南宁讲武堂毕业,老军官),朱为珍、曾致圻、黄旭初(皆陆大毕业生)、苏瑞(干部毕业生)为连长,我和白崇禧、夏威、张淦以及其他保定毕业生和陆军速成毕业生都当排长。陆、谭创办这个模范营,表面上是为改良旧军作骨干,其实是他们恐怕这些陆军学生闹事,用这种办法敷衍而已。而且模范营的军官是超编制的,借此可以使多一些陆军学生有饭吃。广西陆军模范营的军官可以说是集广西陆军学生的大成,因此当时有人喻为“万绿丛中一点红”,“万绿”就是指旧军里的绿林好汉,“一点红”就是指这一个营的陆军学生。

1916年秋,旧桂系借着护法的名义,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广西军队倾巢而出,成立不久的陆军模范营也改为联军总司令部的卫队第一营(以下还有第二、三等营)。谭浩明之所以将陆军模范营改为卫队第一营,并不是因为它忠实可靠或战斗力强,而是因为它在形式上比较整齐,纪律也不坏,可以作为“联帅”的仪仗队,摆摆样子。在谭浩明看来,真正忠实可靠、战斗力很强的是他老弟谭浩清的第二营和他的外甥李伯云的第三营。我们随着“联帅”行动,不是出发时候整队欢送,就是到达

宿营地的时候整队欢迎。这些无聊的仪节，激使那些青年军官更加不满。陆军模范营随谭浩明到达长沙，随即又随他败退湘南。

护法之战宣告结束，营长马晓军升了副司令，其实还是带的那营人。我和白崇禧、夏威、张淦、廖光都由排长升了连长，原来的连长朱为珍、曾致圻、苏瑞都升了各军的少校参谋，黄旭初升了少校营附。那时广东紧急，军队外调，左江和正县、左县、扶南县、绥淥县五属土匪猖獗，那营人奉令开到那里剿匪。

旧桂系由陆荣廷起，好多人是由绿林起家的。那时正当护国、护法之役先后兴起，军队需要扩充或补充，他们就用招安匪帮的方法来解决兵源问题，同时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唯一手段。而匪帮的大小头目，也就以组织匪帮接受招安，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旧桂系一向轻视我们陆军学堂出身的带兵官，说我们没有作战经验，比不上绿林出身的好汉。这次因为左江五属匪患迫近南宁，他们表面上不得不剿，就借此机会派陆军学生去剿；如果剿不了，就更证明陆军学生的不中用，同时也可以趁机把匪帮收编成为正式军队。这是广西历年来维持地方治安所惯用的手段。但事实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们一营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把五属的匪帮肃清了。马晓军就因此而被提升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陆裕光）第二团团团长，表面上是以此酬他援湘、剿匪之功，其实是明升暗防，将陆军模范营并入陆军第一师第二团里去，用两营来监视一营。营长仍由马晓军兼，我们几个出力的连长得不到一些好处，更加愤恨。

1920年夏，粤军回粤，马晓军那一团调肇庆，填林虎军的防。不久我和白崇禧的两连及陈雄的机关枪连又调往广州。及至桂军

在广东潰敗，馬晓軍团亦随之沿西江退回梧州附近。旧桂系自广东潰敗之后，对学堂出身的軍官及所带的队伍更不放心，不敢将馬晓軍团留在梧州附近的前线与粵軍接近，把他及原带的陸軍模范营調駐远离前方的百色县。

二 百色的失敗和退出广西

百色是广西西北境右江上游的城市，为云、貴两省出口貨物的汇集点，以鴉片烟土的集中地著名。前清时代，那里駐有右江鎮总兵；民国以后，也是軍事重鎮，軍隊非与当道有特殊关系，是不能調駐那里的。馬晓軍及他原带的陸軍模范营被調駐那里，有些人认为是陆荣廷、譚浩明对他的信任和照顾，使他們可以得到发财的机会，因为駐在那里的軍隊一向是靠护送烟帮发财的。其实馬晓軍团被調駐百色，是陆、譚怀疑陸軍学生，不願共在梧州前方与具有革命气味的粵軍接近的緣故，并不是出于他們的信任和照顾。

1921年，两广的战事再度发生，粵軍攻下梧州，桂林、柳州、南宁相继陷落，旧桂系的天下已经完蛋。粵方的广西省長馬君武加委馬晓軍为田南道（即左江上游各府县）警备司令。馬晓軍接受委任，从此脱离旧桂系的关系。除原有部队外，又收容了一些散軍。我和白崇禧、夏威都当了营长，陈雄当机关枪大队长，黄旭初当了參謀长，此外还有許炳章、陈炳文、韦云淞那些附和的部队，号称六个营，共約二千多人。

当孙中山討伐陆荣廷时，貴州旅長胡瑛率領黔軍两个团进驻百色，同我們的部队駐在一起。主客两軍相处，起初意見很深，彼此戒备很严。后来因黔軍的两个团长陆蔭楫和刘辛园和我們都是保定同学的关系，彼此渐渐能相安合作。因此南宁陷落之后，旧

桂系残余部队不敢退往百色，只是向龙州方面和武鸣、都安方面溃退。不久，黔军胡瑛旅响应孙中山在桂林出师北伐的号召，调往柳州集中（柳州也有黔军谷正伦旅）。旧桂系残部刘日福、馬玉成、陆云桂素知百色是好地方，又偵知黔军他调，百色駐軍力量薄弱，而且馬晓軍新收的部队尚未巩固，于是由靖西方面轉向百色（那时龙州已为粵軍黃大伟、黃明堂占领，陆荣廷、譚浩明等已逃往越南）。南宁方面的广西省长馬君武、粵軍总指揮叶举认为刘日福等那些残部穷蹙无所归，可以收編，派代表譚儒翰、甘尙賢、邓鼎丰、周揚亚等来百色商量改編，并不叫馬晓軍戒备拒止或武力解决。于是旧桂系刘日福等残部七、八千人与馬晓軍所部两千多人同駐百色。刘日福平日最恨新軍，見馬晓軍的力量有限，軍心不巩固，又受了粵軍的委任，挂了粵軍的旗帜，他們认为这是桂軍的“反骨仔”，于是乘其不备，包围馬部。馬晓軍胆小，不敢命令部队还击或突围。我和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那时也不敢独断专行，进行反击，只好靜候上級的命令。我們在优势敌人包围之下，只相持了一个晚上，部队的战斗意志就瓦解了。陈雄机枪队、夏威营最先潰散，因为他們新收的旧軍很多。白崇禧和我的两营亦随而不能支持。在百色城的部队，遂全部被刘日福繳械。白崇禧、夏威、陈雄跳城逃走，我被俘虏，馬晓軍逃南宁。

刘日福等既繳了馬晓軍部队的械，完全占领了百色城，遂自称广西自治軍总司令。所謂自治軍，是一个新的用来反对客軍的名詞。因为入桂粵軍尤其陈炯明所部，也同过去桂軍在粵一样，奸淫擄掠，无所不为，广西人民恨之切骨。这时陆荣廷、譚浩明等已经逃走，群龙无首，有人（据說是蒙仁潜）就提議用自治軍的名义（1920年旧桂系由广东敗退回广西，曾宣布广西自治）团结内部，抵

抗入侵的客軍，并消灭响应粵軍的刘震寰、馬晓軍等。自治軍除陆、譚残部之外，所有各地方的地主豪紳为了保存生命财产，凡有武装的都紛紛参加，沒有武装的也都表示同情和支持，盲从参加的也不少。凡残留在各地的桂軍比較高級的軍官都自称为自治軍总司令，几个月之間，遍及全省。刘日福就成为百色方面的自治軍总司令，陆云桂、馬玉成为副总司令，并与都安方面的林俊廷、陆福祥、蒙仁潜等联合，向右江下游移动，威胁南宁，形势顿时大变。这时陈炯明尚未公开反对北伐，背叛孙中山，粵軍在广西的兵力尚可控制局势。駐在南宁的粵軍总指揮叶举乃派熊略部队向百色进攻，在恩隆县附近(百色下游百余里)稍有战争，刘日福等就向各县逃潰，粵軍进驻百色。

我自到百色不久，即开始以武装护送鴉片烟土，抽收护送費，与烟帮头子陆华甫、刘宇臣(刘日福的族侄)、蓝宝南等及各县土豪劣紳搞得很熟，并与陆华甫結拜为兄弟。我被刘日福俘虏后，刘本想把我枪毙，但我得烟帮头子刘宇臣的疏通，得以恢复自由，乃逃往百色北方百余里的东兰，从事組織武装活动。我随身只有一枝木壳枪和一个号兵。馬晓軍所部除在百色城者被繳械之外，在百色至貴州的大路上尚有白崇禧营的一連(刘斐就在那連里当排长)。韦云淞营的一連也駐在那条路上，担任护送烟土。白崇禧等逃出城后，就率这些残卒逃往貴州边界上依靠黔軍駐南籠司令刘辛园。刘日福派兵去肃清馬晓軍残部，并搜拿我。我得到凌云县豪紳黃炳煊、西林县豪紳岑学三(岑春煊的侄子)的支持，他們在地方上有武装，也想借此机会扩大势力，于是組織了两个营(每营只有杂枪百余)归我統率，在凌云、西林一带活动。

白崇禧、夏威、陈雄等率残部逃到貴州边界的板坝，自治軍刘

日福派队伍去消灭他们，但未能得手。白、夏等乘熊略的粤军进攻恩隆、自治军撤回百色的机会，与我的拜把兄弟烟帮头子陆华甫联合一起，向南移动，与我会合。马晓军随粤军回百色不久，也回到部队，再由马君武、叶举改委为第五路司令（田南警备司令改委莫昌藩），部队编为两个統領，以我为第一統領，黄炳煊为帮統兼营长（該营由凌云县民团改編），另外两营則是馮春霖营（新归附的旧軍）和岑潤博营（西隆、西林两县民团改編）。白崇禧为第二統領，夏威、韦云淞、陆华甫任营长。每营只有一、二百人，总共凑了千把人，勉强成个局面，移駐恩隆附近。白崇禧因在黔桂边界与自治军相持时跌伤了腿，不久就到南宁轉往广州医治。马晓军見形势不佳，随后也离开部队往南宁活动，所有的部队都归我率領。

粤軍熊略、苏廷有部虽然占領了百色，但刘日福等仍盘据附近各县，实力并未消灭。百色、恩隆成为两个孤島，而莫昌藩（新委的田南警备司令）和我的力量皆很薄弱，粤軍熊略、苏廷有撤回南宁之后（原因見下文），形势更为孤单。在恩隆我們开了一次軍事會議，前模范营第二連連长张守义（即张淦）悚于自治军的声势，建議我們取消粤軍所委的番号，并袭击莫昌藩的副司令譚頌达（恩隆粤籍商人），进占百色，与自治军取一致行动。马晓军頗为心动，但有种种顾虑。张說：“水到滩头石自开，只要把旗子换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則极力反对，力主马晓军到南宁去，向粤軍請示办法。

这时陈炯明因反对北伐，孙中山把他免去一切职务，并由桂林回軍广州，轉由韶关出师北伐。陈炯明悄悄地溜回惠州，率李炳荣旅等候时机，并电侵桂粤軍总指揮叶举把入桂粤軍极大部分調回广东。叶举全軍回到广州后，要求陈炯明复职，实行背叛，仅留

黃明堂所部及桂軍附粵的劉震寰所部固守南寧各地。自治軍趁此形勢，遂發動全面進攻，除梧州、南寧外，盡為自治軍恢復。黃明堂、劉震寰固守南寧，並電我部由右江的恩隆向南寧集中，助守南寧。那時右江下游白旗飄飄，到處都布滿了自治軍。我率隊向南寧前進，在右江的南岸行了六天就打了七仗。最後到了左右兩江的交匯點三江口時，天已黃昏，兩邊夾隔着左江和右江，對岸都有自治軍守住，後面的自治軍好似一群餓蒼蠅一樣，它緊緊釘着，情勢十分危險。我在黃昏後召集緊急軍事會議，命令韋雲淞、陸華甫堵着追擊的敵人，命令夏威、馮春霖兩營集中精銳，集結在右江南岸。我們用幾隻載運家屬行李的船乘夜把精銳三百多人渡過了右江北岸，由我親自率領，悄悄地向敵人占領的山頭沖去，占領了敵人的陣地，其餘的部隊也陸續渡過了右江，到了離南寧四十里的石埠圩，這一場艱苦的行軍戰才算結束，脫了敵人的包圍。到南寧城附近的時候，自治軍的主力已攻到南寧北方十餘里的大王墳，粵桂軍退守鎮寧炮台。我把隊伍留駐西鄉塘窑頭村附近（南寧城西十多里），單身入城去找馬曉軍報告經過。馬說，“黃明堂、劉震寰要我部增援長崗嶺（即鎮寧炮台一帶高地）前線。”我問：“他們是準備死守還是反攻？”馬說，“看情勢南寧是不準備久守的，也不能久守，他們（指黃、劉）要我們增援，不過是要我們掩護退却罷了。”馬問我的意見，我說，“好吧，請你快回到隊伍里去，我有辦法，這裡不便說。”

我同馬曉軍回到窑頭村的司令部已是黃昏後了，就下令把部隊連夜渡過邕江南岸。馬曉軍說，“這樣豈不是違抗命令嗎？萬一他們把敵人擊退，追究起來怎樣辦呢？”我說，“他們知道我們撤退，他們還不跟着撤退嗎？也許他們現在已經撤退了。”我又說，“如果

他們以後要追究，你就把責任完全推給我，因為軍隊完全交給我指揮，你可以不負責任。”

果然那天晚上，黃明堂、劉震寰的粵桂軍也放棄南寧渡過了邕江南岸，向欽廉潰退。我們不能久待在那里，於是取道亭子圩、棉羊、吳村圩跟着他們向欽廉撤退。黃明堂的粵軍（系民軍改編的）紀律之壞是有名的，在戰敗退却的時候，沿途搶劫，老百姓逃走一空。我們跟在他們後頭，就無法找得飯吃。我在吳村圩駐了一夜，心里很躊躇：如果繼續跟着他們走，給養有種種的困難，這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不遵粵桂軍的命令增援就撤退過江，目前他們雖然沒奈何我，但事後要追究起來就很難對付，可能把我個人軍法重辦，也可能把我的部隊繳械，借此來補充他們的部隊。于是我決心不再跟他們向欽廉撤退，把隊伍由吳村圩轉向東方，經桂境的那馬圩、那連圩再入粵境，到粵屬的靈山縣整理。但馬曉軍不很贊成。他說：“我們不奉命令增援前線，撤退南岸，已是不對，現在又不跟大隊走，轉向靈山，豈不更增加他們的懷疑和批評？”其實他真正的用意是怕在桂境被自治軍追擊，想到北海乘船逃廣州脫離部隊。我說：“我部到靈山既可以休息整頓，也可以作北海的側背掩護，于大局是有利的。最好請司令同參謀陳雄去北海見見黃明堂、劉震寰，把南寧撤退經過和轉進靈山向他們解釋解釋。”馬曉軍就同陳雄去北海，我則率部隊取道桂境的那馬圩、那連圩入粵境的那樓圩，向靈山縣前進。

我們的部隊重新成立後，總共只有千多人。從恩隆到南寧，連日連夜作戰歷一星期，傷亡雖不大，但疲勞已極，病號很多。營長夏威就在南寧撤退的時候請病假離了隊伍。隨隊撤退的營長只有馮春霖、韋雲淞、陸華甫、黃炳煊、岑潤博五人，而且其中只有馮、市

是軍人，其余都是文人出身。部队行到那馬圩，自治軍追到了，前面又阻着一条山洪暴发的小河。馮春霖担任后卫，极力掩护前队用仅有的一只船陆续渡过小河，但他在最后过渡时被敌人在对岸山上扫射，船被打沉，全船牺牲。馮春霖是广西速成学校毕业生，原是馬济所部統領唐紹慧的营长，1920—21年間在广东、广西经过多次战役，勇敢善战。我們百色失敗之后，他才归过来的。由恩隆下南宁之間的历次作战，他出力最多，不幸复船死亡，如同断了我的右手一样。

我們残部进入粵境边上的那楼圩，才算脱离了自治軍的威胁。因为那时广西境内的乡村，到处都插上白旗，表示敌意，即使只有一枝枪，也要向你射击。这种情况說明这次粵軍在广西失尽了人心。我們在那楼圩稍为整頓了一下，就向灵山县前进。当我們在南宁的时候，刘震寰仅发給我們一些广西軍用鈔票。这种軍用鈔票是陆、譚旧桂鈔作废后的代用品，那时每元只值几分錢，到了广东境，更是一錢不值。我們部队吃飯問題怎样解决呢？

烟帮头子出身的营长陆华甫还带了二、三千两鴉片烟土，我同他商量借一些作軍队給养費。他說：“这是最后的一把救命米，为什么現在就把它吃了呢？”又說：“还有这些枪，还怕沒有吃嗎？”我想他的話也頗有道理。我們就派代表去商会商量，說明经过，只求一宿两餐，吃饱就走。商人也乐得化些錢把这些瘟神送走。这个方法既行之有效，由陆屋到灵山及以后由灵山至廉江一路都是用这个办法，走了千多里。到了灵山县，一面向广西警戒，一面整理部队。駐了十多天，陈雄由北海回来报告情况，他說那里很乱，黃、刘自顾不暇，哪有功夫来顾我們，我們要自打主意；又說刘震寰已奉令由海道調西江守梧州，馬晓軍也乘船到广州去，不回来了。我根据陈